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十一

仁宗皇帝

省財費

崇節儉

天聖元年正月議省浮費置計置司從三司使李
諮之請鹽鉄判官俞献卿亦言令稻苗未生而知
糴桑葉未生而知買天禧以下日甚一日宜與大
臣議救之乃命中丞與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
天禧所費省其不給者詔三路軍儲出於山澤之
利比聞移用不足遂置司領以樞密叅政

寶元二年六月省乘輿宮浮費從諫官韓琦之請
時賈昌朝言西夏不足慮而民因為可憂計江淮
歲運六百餘萬僅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
在冗食願取景德景祐之教約以舊制乃命韓琦
等議之琦言減省浮費自宮掖始乃詔乘輿服御
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

是年冬起居注宋祈上疏曰今朝廷大有三冗小
有三費更歛數十萬衆以事夷狄可謂無謀甚矣
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廂軍不任
戰而耗飲食二冗也僧道日多而無定數三冗也

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日不有二曰京寺觀
多設卒置官三日使相節度不涖藩要食取公用
以濟私家又聞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
下若躬行至儉風示四方衣服醪膳無溢舊規請
自乘輿始錦綉珠玉不得妄費請自浚宮始

慶曆二年四月議省冗費時西兵不解財用益屈
張方平屢乞選官與三司較國用歲計之數量入
以為出又曰救茲交急特在陛下身先率下事
樽節而已上乃詔內侍較近歲禁中用度增損外
則命中丞賈朝諫官田况張方平與三司議裁省

尋減宗室掃郊賜之半于是皇后嬪御各上俸錢
以助軍費宗室刺史亦助公使錢之半

嘉祐七年司馬光言祖宗置內藏以備飢饉兵革
非常之費非以供陛下奉養賜予之具也今內藏
專以內臣掌之不領于三司出納之多少積蓄之
虛寔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財之所以蠹
者一曰冗費二曰浮費官吏冗負而任子之法未
易除兵衛有別而老弱之籍未易去百官六師有
賞而郊賚之賜未易裁此冗費也后宮嬪妃供進
御是矣而動以萬計給事房闈供掃洒是矣而動

累百計宮室非陋而土木之工興服御非儉而靡
麗之文盛此浮費也而水旱之備夷狄之賂不與
焉於是數者而節之則有不可勝節者然一朝而
行之則拂天下之情激義者之喙天下之事自有
先後欲去冗費先去浮費文帝身衣弋綈而鄧通
賞至鉅萬明皇初焚錦綉而末年織綉之工供妃
院者七百人節用之源無大于此浮費不可不節
人君抑情窒欲則先身後氏之誠浮於天下誰敢
不聽夫然後財之蠹于貴戚蠹于冗吏蠹于卒
次第節約何所不可此省費之策韓琦必自輿服

宮掖始宋祈必自乘輿後宮始而張方平亦請自
陛下之身始也然我仁祖天性恭儉必不妄興一
役妄費一物又何待諸臣進節用之說蓋我朝之
財始蠹于天禧祥符再蠹于寶元慶曆自禱祠之
事興宮室之役起內之藏帑稍已空竭則省浮費
之策不得不申明於天聖之年也自元昊叛于西
契丹優于北外之財用不免告匱則節冗費之說
不得不條畫于慶曆之時也省浮費自君身乘輿
後宮始

行楮幣

天聖元年十一月置益州交子務初蜀人以鉄錢
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主之後富資
稍寡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詳符末薛田為轉運
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議久不決至是始
詔置務官主之楮幣之行始此

此楮幣之始也然其有錢以行楮有楮以權錢
子母均通而無偏重之患故民視錢猶楮視楮
猶錢今則為是幣而初無是錢以虛架虛宜乎
楮弊之不行

寬鹽禁

天聖八年十月除解鹽禁行通商法蒲解之民皆
作感聖恩齋自是雖賈商流行而歲課入官者耗
矣

慶曆元年九月增江湖路鹽酒價於是歲課三十
萬六千餘緡

慶曆三年六月詔諸路條茶鹽利害初議欲弛茶
鹽之禁范仲淹言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
利耳今國用未省既不取之山澤及商賈必取之
農與其害農孰名取之商賈

六年罷河北榷鹽三司使張方平見上問曰河北
再榷何也上曰始立法非再也方平日周世宗以
鹽課均之兩稅鹽鈇是也豈非再榷乎遂罷之河
朔父老相率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息且刻詔書
父老過其下必稽首焉

除解鹽禁而蒲解之民作感聖恩齋罷河北鹽
而河朔之民為佛老會以報上息不必除矣哉然河
北之鹽不可榷而解鹽之禁不必除蓋河北之鹽已均
于兩稅而解鹽所以資陝西之軍儲故解鹽一
罷則商賈雖通而歲課已耗謀國者又當榷其
輕重也有當榷有不當榷

罷青苗錢

天聖五年十月罷陝西青苗錢先是陝西糴穀歲預給青苗價錢至是罷之自是不復給

皇祐三年正月特戍兵多食苦不足陝西轉運李參視民闕之度穀麥之入預貸以官錢穀麥熟則償謂之青苗錢數年兵食常有餘其後青苗法蓋取諸此王安石始知明州鄞縣嘗以是法行

青苗法非自安石始也但其始也官給以錢而民入於穀則免和糴之擾合常平之法而不至強民以所難至荆公則直取二分之息而責之

以勞此所以可行於一邑而不可行於天下也

常平倉

景祐四年八月詔三司漕臣勿以常平錢粟

康定元年詔以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自景祐不許移用數年有餘積

慶曆元年九月復義倉乾德初置未久而罷明道復之不果集賢校理王琪上疏引隋唐故事請復置之已而衆論以為不便復罷

嘉祐七年十月賜常平糴本錢諸路凡百萬緡常平義倉均之為荒政良法也然義倉之置自

乾德始亦自乾德而止自慶曆置亦自慶曆而
罷何耶蓋常平出於官義倉出於民出於官者
官自歛之官自出之其弊也雖不足以利民亦
不至於病民出於民者民寔出之官實歛之其
弊也不惟民無所出而官從而病之此祖宗之
亟行亟罷非為一時慮也為異日慮也若夫常
平之法自景祥符而始立固已纖悉曲盡撥上
供以充之防擾民也經隸司農而不屬三司防
移用也沿邊分置慮其妨邊糴也經二歲則以
新易陳慮其有腐粟也減價而糴仍不得追本

錢慮其失陷糴本也加以仁祖之恭儉愛人其
所積愈久而愈多矣然孰知嘉祐常平之利民
反移而為青苗取民之本歟

稅茶法

天聖元年三月行貼射茶法初茶法屢更然不能
無弊上詔二府大臣經度乃命李諮更定其法請
罷三說法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
切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
而與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故貼射之名始此
五月行邊即入中芻糧見錢法舊法商人入粟邊

郡等請茶與犀象緡錢虛寔三倍至用十四錢易
官錢百及詔變法以寔錢入粟寔錢售茶二者不
得相為輕重既行而商人果失厚利怨謗蜂起
天聖三年罷貼射茶入中復三說法初李諮貼射茶
法行之暮年豪商大賈不能輕許為輕重而論者
謂邊樵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繼爭言其不
便會江淮制置司言茶有滯積壞敗者請焚棄之
朝廷疑變法之弊諮等因條上利害謂制置司請
焚棄者特累年壞敗不可用者爾然論者不已乃
命孫奭夏竦同究利害奭等因言十三場茶積而

未售者六百餘萬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茶皆出
商人其入官皆麤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奸人倚
貼射為名強盜販而侵官利宜其弊後有建議更
茶法者上問三司使寇瑊曰河北入中兵食皆仰
給於商人若官盡其利則商人不能行而邊民困
於餽運矣上然之因詔輔臣曰茶鹽民所食強設
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但緣濫費尚廣未能弛之
安可數更其法

慶曆八年十二月行四說法加以鹽為四說每糧
草一百貫在京支見錢三十貫香藥十五貫在外

支南鹽十五貫茶四十貫自是三說四說之法並行於河北

皇祐二年正月行入中對貼法者慶曆末河北行四說鹽居其二而並邊芻粟皆虛估數倍勝至京師反為商所抑鹽佑稍錢商人以錢付受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王克臣請令入錢于京師乃聽兼給謂之對貼

景佑三年二月復中：見錢法令商旅入錢於京師者給南方茶入芻糧於邊者給京師及諸前迭樞密副使李諮等請

嘉祐四年二月弛茶禁請罷給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其租迭議臣之言也

權茶之法多矣而其法有二曰官鬻也曰通商也二法俱弊始不得而均其賦於茶戶焉貼射之法始行於淳化至李諮復請之此通商法也三分之法始行于咸平至孫奭復請之皆官鬻法也筆談曰傳茶有三說見錢為一說犀角香茶為一說茶為一說此乃三說法予在三司求為三說乃是博糴便為三說博糴者極邊糧草便糴者沿邊糧草直便者商人取便於沿邊入

納見錢於京師請領自虛估之利入於商估而後行賄射之法自邊糴價於見府歲不繼而後復用三說之法雖通商而官受其利三說之法雖官鬻而商受其利二法俱弊而後以歲課均之茶戶為夫一歲之賦均賦茶戶恣其買賣所以均民力也所以惠商賈也官則無濫朽腐賤弊茶則無草木塵煤之雜其法善矣然向時摘山者受錢於官今使之納錢於官向時冒法販禁者被罰今均賦於民不得入刑亦及之向時商賈貿易州縣收其稅今商賈不行則稅額

不登國用亦乏夫其法利行於嘉佑之四年而其害已見於嘉佑五年劉敞之疏又其後也茶稅猶故榷法復生此楊中立所以痛心於崇寧之變法也茶禁既弛論者以茶戶困於輸錢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劉敞請收前詔擇其利害變而通之

賑饑民

明道二年六月賑京東江淮飢民陳執中范仲淹分路撫仲淹時為右司諫奏使所至開倉廩賑絕乏禁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河東丁口鹽錢又以

為東南一飢公私空竭其病在於用度不節條上
八事上嘉納之

慶曆七年定州歲大歉知州韓琦發廩活飢民數
百萬是年河北京東西大水大飢人相食知青州
富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益以官廩隨
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官吏
待闕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遇老弱者廩之山
林河海之利有可以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
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以次受賞于朝凡
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人上聞之遷其秩弼

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弼立法簡便周至天下
傳以為法

救荒以政不若救荒以人一定州之政足以活
數百萬之飢民青州之策足以活五十萬之飢
民先正諸公純以為公故適遇災變不啻猶已
之飢溺矯詔開倉雖罪不恤少粟貸民家資不
計邈其用心民瘼其有瘳不乎然此固先正愛
民之心而祖宗之世群縣常有餘蓄所以易於
用力而隨見其效也

恤流民

天聖七年三月給契丹流民田契丹飢流民至境
上上曰皆吾赤子也可不賑救之詔給以唐鄧州
間田仍令所過州縣給食

人君者天地萬物之宗主也苟有一夫之失所
且已為已責而况于夷狄乎此仁祖所以一視
而同仁也然必如是而後可謂南北一家中國
一人之意苟當國恥未刷之時而借是說以自
安者此又苟安之規模也

裕民力

嘉佑元年先是范鎮知諫院言儂智高寇嶺南前

後遣將遣兵不知其幾皆相繼奔潰陛下親遣狄
青而卒取勝者蕃落數百騎爾此兵不在衆也臣
愚以為脩契丹不若寬河北河東之民脩靈夏莫
若寬關陝之民脩雲南莫若寬西川湖廣之民脩
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力寬則知自愛知自愛
雖有外虞人之可用為兵用人之自愛之兵以禦
外虞何往而不克

有：形之險有無形之險有形地理是也無形
人心是也人心苟固則忠信可以撻兵甲道德
可以為藩籬衆心成城何畏乎夷狄哉不然鉅

橋之積雖富莫過乎前徒倒戈之衆阿房之後
未已隨激乎匹夫揭竿之怨然則欲脩契丹莫
若寬河北之民欲脩靈夏莫若寬閩陝之民范
公鎮之言知本之論

城水洛

慶曆三年十月初德順軍之西南二百里
有水洛川平土沃環城雜民種數萬帳又有水輸銀
銅之利曹瑋在秦州時常經營不能其後靜邊塞
主劉滬密使人說城主鋒廝那令內附會陝都部
署鄭戩行邊言者就築為城可得蕃兵三五萬人

共捍西賊逆之韓琦言臣宣撫陝西開修水洛城
頗為未便蓋其功以百萬計又領三四千兵守之
乃詔罷戩改知永興軍而戩又極言城之便命劉
滬董士廉督役如故知渭州尹洙亦以為不便乃
命監鐵副使魚周詢相其利害卒是戩請

城水洛之役當以鄭戩劉滬之言為是而韓琦
尹洙之言為非以韓魏諳練西民知取橫山之
便而不知城水洛之益便亦猶趙普能與太祖
收藩鎮兵權而異時復以夏臺之地賜寶忠也
李繼捧賜姓趙名寶忠

憂敵患

慶曆四年八月歐陽修言朝廷有懼虜之色而無
憂慮之心夫憂與懼^異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
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
失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自國家困於西鄙用
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虜相失而交
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為我之福則
不幸使解仇而復合豈不為我禍

弭盜賊

慶曆三年五月沂州卒王倫叛討平之獲於和州

斬之歐陽修言近日四方盜賊寢多可謂腹心之
疾為今計者必先峻法令法今峻則人所畏余
靖亦乞嚴為督責寔罰等法從之

慶曆八年正月討其州賊王則平之初王則未平
文彥博請行初以明鎬宣撫夏靖惡鎬所奏多從
中沮之惟恐^其成功至是彥博請以便直從事

韓琦檄定州兵初明鎬引諸州兵平其賊獨定兵
邀賞出怨語琦用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
數者斬軍門外士卒死次圍賞其家恩威既信倣
古兵法教習由是定州可用人視山中隱然雄鎮

聲動虜人時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竊奪至
定番不遣曰保州極塞豈可雜以驕兵易素教者
數百人以往而所番卒未數日亦皆就律裨佐如
狄青輩熟聞公曰見其施為後以為名將
慶曆八年閏正月禁衛叛卒伏誅是夕崇政殿從
卒四人謀變為衛兵所誅

司馬光疏曰切以國家治亂本於禮風俗善惡
係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
也言語不通飲食不通有至死莫能相為者是
無他所習異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

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眾心安定謂之俗
及夫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辨智弗能論
也強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懲
也三代習民於禮及其表也雖以秦楚之強不
能蔑視王室晉平公之世以公子服回曰晉之
公室將遂卑矣六卿強而奢傲因是以習之寔
為常能無卑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
君臣之分不明故也今自

景德以來務行姑息之政胥吏諛諂斤遂中丞
輦官悖慢廢退丞相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

之變今推恩者多矣于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
將校將校畏士卒懦怯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
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總
恣詆訾粟帛使之憤惋彼既為之則此效之下
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之長此不
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何異於唐
之季世乎後魏姑息軍人而高歡密結客祖宗
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倍而陛下高拱熟視以
成後魏之風温公之言其箴砭當時之良劑乎
夫慶曆嘉祐之間天下至今號為太平亦烏觀

盜賊之能為患而范富諸公不憂外寇而憂內
寇不憂夷狄而憂盜賊誠以天下之習于玩者
不可畏也四夷敵國猶隣人之侮也盜賊姦究
猶僮僕之侮也此倡曷為而至哉是固諸公之
所畏也以司馬温公謹習疏發明仁祖時盜賊
習于為姦者以積寬積弱之過任一狄青而嶺
南平拔青于行伍者執政龐公籍也擢一神世
衝而西師捷置世衡于募府者叅政范仲淹也
得一明鎬而其州平薦明鎬以討賊者相臣文
彥博也大臣薦賢

皇祐四年五月儂智高陷邕州圍廣州六月以狄青為樞密副使九月命狄青討智高初命孫沔余靖猶以為憂于是青上表請行

五年狄青敗智高于邕州或以為智高已死賊屍有龍衣者青曰安知非詐乎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捷至上喜謂龐籍曰青破賊皆卿執議之力

具州之役以明鎬不能成功者以憂靖居中有以撓之也見平具賊注智高之敗雖曰狄青之功而亦莊敏執議之力也蓋有張仲孝友于內

然後方叔能任征伐於外而趙高用事於中則章邯雖握重兵而長史奏事三日不得入見矣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十二

仁宗皇帝

弭災異

修君

雨電

火災

景祐三年大雨震電太平興國寺災朝議修復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易震卦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身凡六爻之旨以能自戒懼乃免咎責春秋傳天火曰災近年寺觀屢災此殆天譴告可勿繕治以示畏天威受人力之意從之天聖七年六月大雨震電王清昭應宮災榮陽尉

蘇舜欽上疏曰積陰生陽陽生則火災見乘夏之時發泄於昭應宮

明道元年七月大內災中丞滕宗諒言國家以大德王天下火其政由政失其本

旱

慶曆七年三月旱求直言上禱雨于太乙宮日方炎赫上却蓋不御及還而雨大降

旱蝗

慶曆四年六月京師旱蝗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滋甚百姓何罪而罹此默禱上帝願歸咎于

眇躬

星變

景祐四年七月有星數百西南流

嘉祐五年正月大星隕東南范師道曰宜簡將師縛士卒詔天下為脩

日食

康定元年正月朔日有食之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

地震

是年十二月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曰天以陽

動君之象也地以陰靜臣之象也天動地靜主尊
臣卑易此則亂地為震

赤雪地震

慶曆三年十二月河北雨赤雪河東地震凡五六
年不止孫甫上疏言赤雪者赤青也人君舒緩之
應晉太康中河陰降赤雪武帝怠於政事荒宴後
宮故招赤青之恠終致晉亂地震者陰盛也陰之
象臣也後宮也戎狄也三者不可過盛唐高宗本
封于晉及即位晉州地震宰相張行成言恐女謁
用事大臣陰謀宜制於未萌其後武昭儀惠恣幾

移唐祚今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生威福時出
英斷以悞奸邪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
後宮此應天之寶也

水患

慶曆八年十二月河北京東西大水時富弼知青
州賑飢民五十餘萬見賑飢民門

皇祐二年十二月河北水詔蠲租出內藏錢四十萬
緡細絹四十萬匹下本路便糴糧草且諭宰臣曰
朕宮中不妄費一錢惟以寬民則豈可惜費
三年八月京東淮浙等七路飢荒諫官吳奎言水

不閤下盜賊橫起皆陰盛所至重以內寵驕恣近
習回撓夷狄桀驁譎邪交傷陰盛如此寧不致大
異哉

讀文帝太宗記則多災異讀武帝宣帝記則多
祥瑞然日食地震一旱三蝗不足以損文帝太
宗之治而白麟赤雁黃龍神雀亦何異于武宣
之德哉我朝之治莫盛于仁祖而災異之多亦
惟仁祖之世為屢見惟我仁祖減膳徹樂旱而
徹蓋雨而徒跣其禱祈之功至霑立於壇陛其
訓辭之切至移災于朕躬是以天鑒其誠民感
其仁而慶曆之災異轉為四十二年之和氣王
安石論仁宗之為君仰畏天俯畏人所以獲大
助以王氏倡為祖宗不足法之言而仁宗之所
格天者豈奸言之所能掩哉

却祥瑞

慶曆三年十二月禁獻祥瑞是月澧州獻瑞木有
文曰太平之道歐陽修言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
耳上嘉祐之詔諸祥瑞不許進
皇祐三年無為軍獻芝草上曰朕以豐年為瑞賢
臣為寶至於草木魚虫之異為足尚哉

此即聖經稼穡惟寶所寶惟賢之意仁祖得此以為瑞也

抑尊號

寶元元年十一月郊群臣五上表請上尊號上曰唐穆宗云強我懿號不若使我為有道之君加我虛尊不若處我于無過之地朕每愛斯言

驕淫矜誇人主之侈心也抑損退托人主之謙德也謙德之形治之根也侈心之肆德之賊也太祖以燕晉未平而不敢稱一統仁宗以四夷未服而不敢言至治此上尊號乃唐人之弊政

而我朝抑之也自時厥後上以制誥諛其臣下以表諛其君而相規相正之風泯矣仁祖謙德不敢受

仁明武

嘉祐六年七月司馬光先入對除同知諫院進三劄一論君德有二曰仁曰明日武仁者非嫗响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捍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

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
能料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
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
一則衰闕一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
未之或改也其論二御臣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
必罰其三論揀官上以其一番中其二送中書其
三送樞密院繼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
曰謹微曰務寔

范文正輔慶曆之規模盡見于天聖上皇帝之
一書司馬光輔四朝之規模盡見於嘉祐入對

之三劉然仁宗以君德之劄番中以御臣之劄
送中書以揀臣之劄送樞密院可謂有聽言之
寔矣

仁德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天下安樂惟仁治而已唐
介以是進言於英宗則願其善繼仁宗豐功盛
德不可名言而所可見者五事所以為仁范祖
禹進言於哲宗則願以為法

明國法

嚴賞罰

景佑二年二月王魯平章事先是揚崇勲常請王

魯白事直登階魯劾之上請釋之太后問其故曰
崇勲武人不知朝廷之儀舉劾者柄臣所以振綱
紀寬釋者人君所以示恩德

王魯之劾崇勲猶申屠嘉之折鄧通所以正朝
儀也仁宗之請擇其罪猶文帝之持節赦通所
以重相权也然崇勲武人猶可恕而鄧通官者
豈可不正其罪哉

直史官葉清臣上疏曰王者之所以揀制六合撫
有萬民者在握刑賞之权不授人一柄而已故舉
一賞有爵祿之賜黜一惡有斧鉞之誅使人尊如

天親如地仰如日月畏如雷霆今則不然有一進
擢則曰宰相某人之親旧也常遊其門而善者也
彼一廢黜則曰宰相某人之嫌隙也跡踈而不被
其遇者也爵賞刑罰不自陛下出而自由宰相得非
臣陰之盛而易天地之序者乎

恤刑獄

行赦宥

天聖四年夏五月詔大辟疑者以聞其後奏請多
得貸議

五年十一月郊丁謂更不原赦

古之赦者赦無罪後之赦者赦有罪祖宗郊恩

雖厚貶吏有赦不原奸臣如丁謂亦不原赦則非赦有罪也至崇觀奸臣及其鋒而用之而元佑元符之黨不以赦原矣

謹號令

明賞罰

責功寔

慶曆二年詔三館言事司馬光言朝廷有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寔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審擇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旦夕之間果然又變此不謹號令之弊也古今用人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然賞及無功則息不是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此不明賞罰之弊也兵額空多可用者少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寔效鐵及不剛筋膠不固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寔用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此不責功寔之弊也

議鐘律

景佑二年二月命李照定樂承平日久上由意禮樂之事然言王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胡部樂高二律擊黃鐘即應仲呂擊夾鐘即應夷則是冬興夏令春召秋烝蓋五代之亂雅樂廢環朴

創意造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昔軒轅氏
命伶倫截竹為律復令神瞽叶其中較然後聲應
鳳鳴顧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簾可使度量叔
衡叶和詔許之仍請下潞州求上黨縣山秬黍及
下懷州取葭莩然其聲猶高乃用太府帛尺為法
乃下太常聲極下樂工知其不可而不敢非之
三年二月申命阮逸等定樂先是詔天下較連鐘
律者以名聞於是知杭州鄭向言鎮東推官阮逸
范仲淹言布衣胡瑗皆通知古樂遂詔詣闕乃命
學士馬元與逸瑗定新樂九月詔罷議用司諫韓

琦之言琦言祖宗以來通用王朴之樂天下無事
垂八十載頃因李照至闕謂其音未諧許之改作
暨阮逸胡瑗繼至盛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則又
圍徑乖古內侍鄧寶信續上新尺復長廣未合不
者窮作樂之原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
洽斯則治古之樂可以器象求乎又西北二陲久
弛邊備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然後將王
朴及逸瑗保信三法別詔稽古之臣取其多合典
制者以備雅樂固亦未晚學士丁度等詳定度謂
逸所陳乃古人弃而不用之說度等又流於漢書

脫文卒不能正

皇祐二年十一月置詳定大樂局房庶以一黍為
一分之說而增益班志八字范鎮是之曰李照以
縱黍累尺胡瑗以橫黍累尺胡安定是皆以黍生
律庶乃以律生尺司馬溫公教與之論難以為弗
合

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制作之意猶
可考也太史公言黃鐘始於聲氣之元班固言
吹以考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先後求黃鐘也
蓋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極短

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欲求聲氣之中莫若且多
截作為管權為五寸度其圍徑如黃鐘之法迭
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聲和
氣應則黃鐘之為鐘者信矣黃鐘者信則求之
律度量權衡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
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則又參
之秬黍至王朴則專恃累黍矣夫金石真偽固
難盡信古人先得黃鍾而後實之以黍非律生
於黍李照言軒轅氏命倫截竹為律今神瞽叶
其中聲是矣至其自為律法則以黍為之而其

聲猶高繼以尺為之而其聲極下樂工已非之
胡方定以九寸為方寸而破徑三分之法是矣
然所定之律一取之拒黍故其度量權衡皆為
不合房庶以徑三分周圍九分累黍容改不能
相通遂廢一黍為一分之說而增班固八字以
就其說范蜀從公而信之過矣得此者不能無
失于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得定論近世蔡氏律
呂新書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所謂
卓然者後世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受詔典
領之官求之此書可也若夫明作樂之本則當

以韓魏之言為正

元昊西夏

繼遷生德明德明生元昊

寶元元年冬元昊僭號命夏竦范雍經畧西夏竦
知永興雍知延州復以竦知涇州上令龐籍就竦
議西鄙事竦言元昊略有河外之地非繼遷北也
天下久不見兵草一旦遽議深計未知全計也願
陛下令諸將遇虜入寇毋得與戰彼其絕中原賜
予又喪沿邊和市可坐待其斃謹上十策後多行
之

寶元三年十一月元昊寇邊狄青等敗之青功最

多時為巡檢司指使

康定元年元昊攻延州劉平石元孫死之范雍惧甚奏請濟師未報而元昊詐遣人乞和雍信之不為備元昊殺言取金寨李士彬嚴兵待之夜分不至士彬解甲而寢翌日奄至士彬父子被擒隨抵延州雍先以檄召平與元孫還赦元孫皆被執賊圍延州凡七日城中憂沮不知所為會大雪賊解去

二月韓琦安撫陝西乞君范仲淹知延州詔近臣陳陝西攻守策陳執中言邊兵少屈皮膚之傷民

力既窮腹心之患請廣土兵減騎卒

五月宰相張士遜罷軍務填委士遜無所補呂夷簡為相徙知越州范仲淹知永興軍未至又改陝西都轉運使至是仲淹過關上諭仲淹與夷簡釋

憾仲淹曰臣向所論國家事夷簡何憾也置陝西都部署兼經畧安撫招討使夏竦為使范仲淹韓琦副之仲淹教言今邊城有五七分之備無二三分馬今之計莫若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寔其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寔豈敢深入既不得天戰又不能深入二三

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

五月元昊陷安遠寺寨主王繼元蔡沂等死之
八月范仲淹兼知延州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
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
欺也大范蓋指雍也

九月元昊寇鎮戎軍三川寨楊保吉死之又陷乾
溝三堡韓琦命任福攻白豹城克之鄜州判官种
世衡築青澗城右捍延安左可致延安粟北可圖
銀夏仲淹奏用其策

十二月命涇原鄜延路討元昊以正月上旬出兵

慶曆元年初官軍不利有詔切責於是竦上攻守
二策今琦取決於朝廷夷簡款用攻策杜衍以為
僥倖出師非萬全計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雨雪
大寒我師可憂萬有一失噬臍何及春深漸暖方
賊馬瘦人肌其勢易制此得天時之便又可擾其
耕作且元昊謂國家太平忘戰邊城無備是以傑
傲今邊備漸飭賊至則繫頸許臣稍示以恩信或
可招納徐圖舉兵據其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之
計則橫山人戶必挈族來歸拓禦邊莫此之利上
用其議于是仲淹固守鄜延

慶曆元年正月元昊遣人還延州請和仲淹見其無章表不以聞自作書抵之上曰賊多詭計欲解我師爾乃詔諸路益嚴備之上以仲淹不當與元昊通書降知耀州

二月元昊寇渭州韓琦命任福禦于好水川戰敗福死之將佐軍士死者六十餘夏^初竦令尹洙趨延州與仲淹議出兵而仲淹固執前奏營田為持久計琦坐任福敗降知秦州

王克巨言韓范皆忠于智勇不當置散地十月分四路置經略安撫招討使以韓琦王公范

仲淹龐籍分領秦鳳經原還慶鄜延四路先是夏竦陳執中同節制陝西議論多不合罷之

慶曆二年仲淹上攻守二策其略曰議攻者謂守為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今臣思之攻有利害守有安危蓋攻其遠則害攻其近則利守其土兵則安守其東兵則危正言元昊名為籓臣尺賦斗租不入縣官

慶曆二年正月詔北邊嚴備知保州王果言聞契丹與元昊相結將謀興師請豫為備是歲契丹求關南地

閏九月元昊寇邊葛懷敏死之于是賊長驅直抵
渭州仲淹自將慶州兵來援滕宗諒太設牛酒迥
橋上聞之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

三年正月元昊請納款稱男不稱臣琦仲淹皆言
不可許四年五月元昊稱臣

元昊所以敢于憑陵者人皆以為寶元康定積
弱之故而不知其志已萌于德明中國易馬之
時德明常以馬博易中國惟其息微德明子年
十餘歲已有異志子即元昊元昊所以終于帖
服者人皆知其一韓一范之功而不知其夷簡

之功也仲淹韓琦取昊夏邊上謚曰軍中有一
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
破膽蓋當夷簡未入相之前張士遜在政府王
駸在密院夏竦師涇州范雍師延州為相則無
補軍務而不免韓琦政府養病之機張士遜本
兵則不習邊防而志曩時曹瑋元昊必反之言
曹瑋告王駸元昊十年後必反為師則師久無
功而徒以墮虜人詐和之計夏竦范雍當夷簡
既入相之後與仲淹擇憾于朝廷而協力于西
事前日之蔽賢固可罪今日之補過不可書此

仲淹所以樂為之用也自夏竦未罷師之前師
惟不出則致敗寇惟不來則傷殘劉平之
敗范雍奪節鉞任福之敗韓琦罷經略而竦為
四路統師三歲擁掘大師未嘗身履行陣自夏
竦既罷帥之後付秦鳳于韓琦付涇原于王沿
付環慶于仲淹付廊延于龐籍分為四路各任
經畧聲勢相援此元昊不復有深入之謀也夷
簡善區處西夏興夏竦不同韓琦所上攻守策
其意則主于攻故不免有好水川之敗至于仲
淹所上攻守策則言攻有利害守有安危攻宜

築近邊城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開屯田用
土兵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是則攻不至于輕戰
守不至于示弱而舒徐以待其斃也然至于協謀
以取靈夏之地則韓范同此心也惜乎志未遂
而二公歸矣仲淹韓琦欲收復靈夏橫山之衆
故

先儒謂劉平敗于延州任福敗于好水懷敏敗
于渭州賊聲易振然所以復守巢蓋廊延之路
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
路二萬七千有以牽制之故也

契丹

慶曆二年二月契丹使來求關南地遣其使肖英
劉六符來求石晉所割瓦橋關十縣命知制誥富
弼為接伴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
其生上為動色

四月富弼使契丹時呂夷簡任事人莫敢抗弼數
侵之益以為恨于是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顏真卿
使希烈事奏番不報而弼受命不少辭

七月富弼再使契丹先是弼至契丹與虜人往反
難論力拒其割地意及見鹵主名崇真弼曰兩朝

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鹵主曰南朝違
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意將何為群臣
請舉兵吾止之故遣使求地而已弼曰北朝忘章
聖之大德乎章聖真宗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比
兵毋得脫者且與中國通好則主專其利而臣下
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主受其禍故欲用
兵者皆為身非為國計弼又曰晉高祖以盧龍一
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者各求
異代地亦豈北朝之利哉今主上命使臣則有詞
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

欲子過利其租賦爾朕不欲爭地多殺兩朝赤子
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
假此為辭耳朕豈得以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
地鬼神豈可欺哉鹵主感悟遂欲求婚弼對婚姻
易以生隙不若歲幣之久也本朝長公主賁送不
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鹵主曰而且歸
矣弼既歸復命再往請增誓書三事毋廣增沒增
屯兵騎容受叛志錄副以行中使持誓書追授之
時夷簡欲害弼恐書詞異同密啟觀之果如所料
入見曰執政欲致臣以死地臣不足惜如國家何

至鹵爭幣二十萬爭獻納二字甚力而朝廷卒從
納字尋以弼為翰林學士弼辭曰以鹵和非臣本
意也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鹵兵於功何有敢
賞乎時契丹願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宰相
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厚鹵既歲得金帛五十
萬因擢劉六符為顯官云初范仲淹知開封時建
議城洛陽以脩難及契丹將渝盟言事者請從仲
淹之請呂夷簡謂鹵畏壯侮怯遽城洛陽無以示
威必長虜志且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
下仲淹又言此張虛聲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

請速脩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城
郢計也使虜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
脩宜在河北遂大名府為北京

前輩謂讀國史至富弼鄭公奉使一事未嘗不
私切憐之也方契丹擁重兵壓境使者之來詞
意悖慢上命宰相擇所以報聘之人滿朝默
無敢行者獨鄭公毅然請往入對便殿忠激於
心義形於色仁祖亦為之改容遂用為報聘使
乃單車入不測之鹵庭詰其君折其口而服其
心無一語少屈鄭公所以能為是者人皆謂其

博洽多聞之功余獨有取于入對便殿之教語
壯矣哉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之言凜乎
與秋霜烈日爭嚴切謂推是心也事求其必濟
功求其必成雖昂獲在前而有所不避雖甘言
重幣而有所不能誘鄭公惟能如是故其拒鹵
主閉南十縣之請却鹵主請婚公主之求請勿
許鹵人獻納之二字皆往返辯論不啻數十百
語具見于奉使錄之教篇至今契丹君臣院然
知通好用兵之所在伊公之力也嗚呼雖古之
使何以加諸

呂夷簡當西都多事之時而能釋憾以用仲淹者此夷簡之功也當契用求地之時而欲用計以陷富弼者此夷簡之過也契丹自景德講和之後知寇邊之利不如得賂之無悔故慶曆慢書張求地之虛聲而我遽以寔利遺之使其果有大入之謀又豈增賂之所能止惜乎夷簡持之不堅也然觀富弼請脩河北韓琦請都洛陽仲淹請修京城岌岌乎危亡之在旦夕至其建議既不行于時而北邊卒以無事由是論者以夷簡為有謀以富韓范為過計三君子識天下

之大勢向使慶曆增幣之後北戎之謀我不已非則三君子之言驗天下亦不敢忽其言而可以無大憂矣夫惟不驗于慶曆是以驗于靖康不驗于契丹是以驗于女貞也政和九年童貫請結好女貞夾攻遼國遂北伐徽廟以燕薊未可下王黼為太宰再主興師女真既伐遼遂有靖康之變

傳位

嘉祐八年二月上不豫三月上崩于福寧殿夏四月朔皇子即帝位范祖禹曰仁宗愛人卹物

之心在位四十二年未嘗一日而忘其誠之所及
上及于天下達于地內則諸夏外則夷狄山川鬼
神草木無不及者誠之至也契丹至嘉祐中以其
三世畫像來求聖容曰思見而不可得故來求聖
容而見之也北狄自黃帝以來為諸夏患未有中
國之君如事天與祖考者書曰至誠感神矧茲有
苗其謂是矣仁祖愛元之念未嘗少釋于懷遺
制下雖在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豈
非德澤涵養之至耶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我國家之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

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基之
太宗真宗培之至我仁祖四十二年深仁厚澤
滲漉天下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
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
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夷狄故熙寧以後
民不敢怨靖康之時民不忍叛者皆我仁祖之
功蘓忠公所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
云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十三

英宗皇帝

治平四年

即帝位

嘉祐八年四月即皇帝位上不豫詔請王太后權
同聽政上初以憂疑得疾舉措或失常度左右共
為讒間遂成隙太后對輔臣常及之韓琦因出危
言曰臣等只在外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
官家失照管太后亦不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
言自家更切用心司馬光言皇帝非太后無以君

天下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萬一奸人涉離間者當立行誅戮

治平元年五月上康復韓琦取十事稟上：裁決悉當琦即詣東殿覆奏太后每事稱善琦請太后撤廉即稱前代如鄧馬之賢不免貪恋權勢今太后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八月竄內侍任守忠醜造語言交開兩宮一日琦出空頭勅一道命歐陽修趙概簽之琦坐政事堂立守忠殿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填與之即日押行琦以為少緩則中變

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克之則亦不足以辨天下之事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韓魏公不動聲色垂紳正笏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蓋自慶曆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盤石介詩美琦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于處事應變動中事幾胷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欽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

宗之初則有王曾其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
歟

宰相 樞密

嘉祐六年韓琦曾公亮並相至治平曰年八月韓
琦免凡七年前朝二相

嘉祐七年五月以富弼為樞密使同平章事上始
親政七月初臨殿

英宗享國之日淺然自臨政以來所用之臣皆君
子而無小人以參之處宰執之地則首得琦次得
弼預參政之列則前有修後有槩歐陽修趙槩居

經筵則有公著有劉敞擢諫職則唐介為中丞呂
晦為知雜范純仁呂大防為御史我朝用君子之
盛惟治平為然至此然後知慶曆嘉祐涵養作成
之功

臺諫

治平元年閏五月以唐介為御史中丞上謂介曰
卿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左右也

三月以呂晦為御史知雜晦以嘗言中丞賈黯辭
職黯奏曰御史人主耳目一時公言非有嫌怨且
其人方正謹重若得與之共事必能濟協詔以諭

晦、乃受命

六月親擢御史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察御史內出名而命之

此即仁宗言臺諫必由中旨詔毋以輔臣所薦充臺諫之意也蓋諫臣乃人主之耳目出于宰相之進擬則為宰相之鷹犬也今皆由內出其名以命之而非出于左右之所舉此治平臺諫之權所以重也此治平臺諫之爭所以激也

治平三年正月解呂晦范純仁呂大防等言職誨累疏乞依王珪等議早定濮安懿王追崇典禮皆

不報乞免臺職又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略曰

琦請議濮宣禮用漢宣光二帝故事下称皇考本

非陛下意皆琦導諛之過也又與純仁大防等合

奏論叅知政事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欲累

濮王以不正之號陷陛下于過舉之譏韓琦飭非

傳會曾公亮趙槩脩位政府苟且依違伏請下修

于理及正琦等之罪三月解傳堯俞等言職與呂

晦言濮王事家居待罪司馬光言臣等六人共論

濮王典禮今堯俞等盡補外獨臣尚留乞早賜罷

黜凡四奏不從

自慶曆以來臺諫之職始振自治平以來臺諫
之權始盛蓋慶曆言者直攻大臣深斥其過畧
不為之掩護而元年宿望受之亦不愠也以為
臺諫之職當如此迨至治平濮邸之事不過議
制礼耳臺諫執政交相爭辨歐陽修又以称親
為礼而不改是皆不為苟同而為君子之爭也
然臺諫爭之不得氣激辭憤遂詆為小人而修
不堪其忿亦以群邪詆之即一時之礼議而遂
誣其終身之大節使人主從修言而逐臺諫是
逐君子也使人主從臺諫言而惡修是亦逐君
子也甚至故政府臺諫之相攻自治平始而熙
寧其流弊也安石之辨遠勝于修而諸君子席
治平臺諫之勢以臨之安石惡其如此故以濮
邸之議称親為是又以為臺諫政府相攻之風
不可長也安石力詆諸賢為流俗小人豈真以
諸賢流俗小人哉而臺諫攻之畧不掩覆亦豈
真以安石為小人哉惡聲至必反之此間里尚
氣之態而朝廷之上亦為之宜乎二黨之不可
合也

嘉祐七年十一月初御經筵召呂公著侍講論語
劉敞侍讀史記

越明年四月上論侍臣曰方日求講讀侍對未食
必勞倦自今視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

治平元年九月詔日御經筵呂公著司馬光言陛
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
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此即仁宗隻日亦御經筵之意

濮邸

親族

治平元年六月增置宗室學官睦宗院都講謂宗

室當以親族尊卑為序與講官分賓主

宗室學官正講席自此始

二年四月詔議崇奉濮王典禮英宗所生之父宰
相韓琦等奏請下有司馬光奮筆立議畧云為人
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孝宗不加號于衛
太子光武不加號于南頓君至于哀安威靈自旁
親入繼皆稱其祖父此犯義侵禮不足為法至是
又言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王珪勅吏以光手藁
為按歐陽修言珪議非是中書奏漢宣光武皆私
父為皇考太常范鎮率禮官上言既考仁宗又考

濮王其義未當于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
奏知雜呂晦亦言陛下入經大統皆先帝之德當
從王珪議為定

人之言曰濮邸之議當以稱親為非稱伯是為
以歐陽修之言為非以司馬光之言為是然以
禮考之稱親固非矣稱伯亦未安也程子曰為
人後者謂其後所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
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人生之大倫不可得而
廢易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于正
統豈得盡絕于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降其服

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疎而皆為齊衰朞
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
也觀程子之言則歐陽修稱親之議其失禮固
已甚矣而稱伯者又不能推其所生之至恩以
明尊重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爵但如朞親
等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
別立殊稱若曰皇伯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
襲爵奉祀則于大統無嫌疑之失而在所生亦
極尊崇之道矣

治平三年以蘇軾直史館上在藩邸聞軾名欲召
入翰林知制誥韓琦曰軾遠大器也在朝廷培養
使天下畏慕降伏今驟用之人情未必為然上曰
興起居注可乎曰記注與制誥為隣不若召試館
職上曰未知能否故試若軾有不能即琦不可乃
試而命之他日歐陽修以告軾曰韓公所以待
軾乃君子愛人以德也

敬天變

治平元年五月親出禱雨始宰相國寺醴泉觀
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上降詔責躬夜批出言淫雨

為災專戒不德

前輩謂祖宗愛民勤政未嘗有所遊幸就或有
之非幸天章閣以觀書即幸寺觀以禱雨意不在
於燕樂也宜其朝無闕政民無失所此皆憂勤
之所致歟

募民兵

治平元年十一月制陝西義勇韓琦奏雲唐置府
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
萬勇悍純實而有物力資產即唐之府兵也今刺
義勇止刺手背不復刺面總得十五萬六千餘人

司馬光言議者但惟陝西無勇軍而不知陝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既歛農民之粟帛以贍軍又藉農民之身以為兵至中書與琦詰難琦無以對其後十年義勇運糧成邊卒以為常如光之言矣

慶曆之時詔刺陝西義勇方平日不可韓公曰可治平之時詔刺陝西義勇溫公曰不可韓公曰可夫以祖宗之至仁大臣之盡忠而藉民為兵猶莫之免良以省費而用足也然弓手之刺率市人可不用而宣毅驕甚所至為寇何韓公

之慮不及張公邪張方平言不可刺民兵義勇之刺其後運糧成邊率以為常何韓公之慮不及司馬公耶曰張公司馬公之慮誠是矣而韓亦未可深貶也石壕之詩公蓋誦之久矣彼誠見漢唐調發之弊故歛收拾強悍者養以為民則良民可以保其相聚之樂公之慮及此又安得以一時之見盡非之哉

治平二年正月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不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無涯臣願斷自聖志罷招禁軍訓

練舊有自可備禦

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此者此荆公所以欲行保甲法而盡廢正兵也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十四

神宗皇帝

治平四年

即位

熙寧十年元豐八年

即帝位

親政事

治平四年二月上始親政韓維言天下大事不可卒為人君設施自有次第惟當謹重

寬仁之主常失之不為剛果之君常過於有為是時安石未召也而維之言及此矣觀仲淹在慶曆之時獨以為事有先後章弊于以安非朝夕可能况當神宗有銳然必為之志

持心

治國

治平四年以呂公著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光辭上
疏論持心之要三曰仁明武論治國之要三曰用
人信賞必罰曰臣嘗以此六事獻仁宗其後以獻
英宗今又以獻陛下平生所學至精至要者在是
二公皆元祐之首相然不一二年而光且死矣
使其獲相于神宗有為之日則移元祐之治于
熙寧之時嘉祐治平之盛有接續而無間斷矣
尊重臣

治平四年王洵罷中丞洵奏韓琦專權不赴文德
殿押班上命光與洵兩易其職光曰言職人所憚
臣不敢辭但論宰相不押班未行而罷則中丞不
可復為俟宰相押班即受詔矣奎奏韓琦曾公亮
不押班事以來相承非是始于二臣

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以其心寔異天下
之人知惡權臣之專而重臣亦不容其間夫權
臣者天下不可一日有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
無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
而不察其所為不類亦過矣國家置臺諫以察
政府固所以防權臣然韓琦之在當時乃重臣

非樞臣也宰相不押班其事久矣王洵遽劾其專權何哉

選監司

治平四年罷監司長吏選上曰朕見宗祖百戰并天下念一州靈付一庸人常痛疾首

熙寧未改元之前則選監司長吏所以為民也安石既得政之後遣提舉長平使者所以擾民也

參政預宰相省閱文書自唐介始

熙寧元年以唐介參知政事惟宰相省閱文書介

曰介備位政府而文書不與知上若顧問何辭以對公亮乃與閱視遂以為常

祖宗置參政以貳宰相而已大祖患趙普之專權雖令知印押班以分其權而薛居正終不敢

與普抗至王欽若在政府曾宗道常與之爭事

欽若曰王子明在政府時不尔也宗道曰公若能為王文正宗道安敢不服蓋欽若以奸邪當國非宗道敢抗宰相也故推參政之職者前有宗道後有唐介然當時為宰相者幸有曾公亮也至安石為參政則奪宰相之權為宰相則奪

參政之權矣

正官名

元豐三年九月正官名建官多循唐制宗省長官
雖除侍中亦罕預政而以平章事為宰相之任六
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垣不專諫爭史館
不修記注摠計有司封駁有司而審刑各有院凡
臺省司監往往以他官兼領故議者多以正名為
請李清臣亦言官與職不相準差遣與官職又不
相準勳階爵秩又皆不相準乃制詳定官制房于
中書命張璪張誠一領之詔曰今欲使臺省司監

之官寔領職事空名者一旦罷去而與之階因此
以制祿改侍中書令平章事開府儀同三司左
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祿大夫五尚
書為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為光祿大夫六曹侍
郎為正議大夫給事中書舍人為通議大夫右
諫議為大中大夫秘書監為中大夫光祿卿至太
少府監為中散大夫太常寺卿為朝議大
夫六曹前行中行後行郎中為朝請朝散朝奉大
夫凡三等前行中行後行員外郎為朝請朝散朝
奉郎侍御史左右起居舍人司諫亦如之凡三等

左右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為丞議即太常秘書殿
中丞著作即為奉議即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舍
洗馬為通直即著作佐郎大理寺丞為宣德即宣
德後改為宣敷光祿衛尉寺將作監丞為宣義即
大理評事為丞事即校書正字將作監主簿為承
務郎開府議同三司至通議大夫以上無磨勘法
大中夫大至承務郎至應磨勘待制以上六年遷
兩官至大中大夫止承務郎以上四年遷一官至
朝請大夫止俟朝議大夫有闕則補其朝大夫以
七十員為額選人磨勘並依吏部法遷升朝官依

新定例

國初懲藩鎮之弊朝官文臣出外領寄即曹卿
監皆為名虛特以是寓祿秩班位序而已太祖
之意大要假其名而責其寔責其寔而略其名
元豐官制歸昔日之名于寔而取前日之寄焉
蓋祖宗官制之寔其係于大体者有一其關於
節目者有三國初寵任宰相非他官比雖置參
政而居正等終不敢與普抗則三省之事會歸
于天下錢穀自銖粒以上悉隸三司自新制之
行每省各有一班可否不相預聞命令之下殆

遍歷三省凡數目方至上前神宗已厭其稽緩
元豐末首用呂公著之請使三司同班奏事分
省治事而後向之散為二三者始合為一此其
網維之不紊其係于大体者如此旧制尚書侍
郎有六部其迁不等今六部尚書以一銀青光
祿統之六部侍郎以正議大夫統之是十二官
並為兩官矣此其資格之甚嚴其關於節目者
一也舊制進士為一等世賞為一等雜流為一
等且進士出身迁屯田世賞迁虞部雜流迁水
部今以一朝奏談之矣此其流品之無別其關
于節目二也祖宗時天下之官在內為主判出
外為奉使非罷免則皆奉朝請給其官之俸則
遠官不衣食于州縣自新制之行削去主判奉
使之日而京官之罷免者始衣食于州縣而州
縣之財始耗斁于廩稍之供億矣此其俸祿之
濫其關於節目者三也網維不紊節目隨舉則
雖循唐五季之名而無害于善治網維苟失節
目隨壞則雖做成周之制而無補于天下之事
亦惟其寔而已

定官制

元豐五年四月官制成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以
王珪蔡確為之仍兼門下中書侍郎改參知政事
為門下中書侍郎以張惇張璪為之置左右丞以
蒲宗孟王安禮為之

建官之制不惟其名而惟其寔不惟其官而惟
其人君子觀元豐五年官制之成左右僕射之
名初正也而以王珪蔡確為之則有忝于左右
僕射之名矣觀政和三年官名之正大宰少宰
之名初立也而以何執中蔡京為之則有忝于
太宰少宰之名矣

建儲

元豐七年資治通鑑成初官制將行上自為圖帙
定未出先詔輔臣曰欲取新舊兩用之又曰御史
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又曰來春建儲以司馬光呂
公著為師保

此神宗悔熙寧之失而開元祐之機是則確珪
為相而師保之任欲付之司馬光呂公著者貽
厥孫謀之意深矣

求直言

元豐三年求直言王安禮上疏大臣是非好惡有

不遵諸通乘推射利者不察主上惠愛元之意
用力彈于謀瘠取財寃于國夫殆有以召天變祈
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應天以寔者上嘉嘆他日
上曰王珪必欲使卿條具所以朕謂大臣當宣導
下情不應沮格人言以壅蔽人主今以一指蔽目
雖太華在前不之見也近習何以異此朕今信卿
卿第言之

熙寧之初言者何多熙寧四年以後言者何少
當七年因旱求直言也鄭俠以監門而敢抗宰
相猶有爭新法之風故當時罷保甲停青苗退

安石而俠之言猶得而入也至八年因彗星而
求直言安石先倡天道遠之說而人言不能入
矣彗星復見直言之詔復下當時敢言者安礼
一人而已且為王珪所沮直言之氣塞矣

熙寧七年旱求直言熙寧八年十月彗出軫求宜
言講義並見後

地震

治平四年京師地震公亮曰天裂陽不足也地震
陰有餘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小人者君子之
陰皆宜戒

國家自建隆以至治平猶一陽之復而漸進于
正陽之月也自熙寧以至靖康猶一陰之遇而
漸進于純陰之月熙寧之初其陰陽升降之會
欵曾不亮因地震之變而進陰陽之說愚以為
小人之陰夷狄之陰皆胚胎于此矣

九月韓琦罷

河決

熙寧元年河決恩翼等州知至和二年修六塔渠
河入橫隴故道歐陽修言賈昌欵復故道李仲昌
欵開六塔臣皆謂不然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

上流亦決今堤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
朝廷卒從仲昌議蓋文彥博富弼主之修又言脩
六塔者奇策也然役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
沿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害明年六塔渠決李仲昌
編置至是宋昌言請修六塔舊口並二股導使東
流徐塞北流初商胡決自魏之北至于海是謂北
流嘉祐末河流自魏思東至于德滄入于海是謂
東流乃命光相度二年光入對卒用昌言說

當時安石主遷塞北河之說知溫公異議矣漳
河滹沱之役始此

水患

元豐四年河決澶州復北流上曰水之就下者性也今以州縣為礙致遏水勢若以道觀之則水未嘗為患但州為水之患耳順其所向徙城邑之避之復有河患

河決之議當從東流而北流為非不知東流決則轉而東流其勢未有已也至謂河決之議當以神宗之聖訓為是蓋禹之治水所以能行其所無事者以不與水爭地也河出大伾以二千餘里之地疏為九可此即徙城邑以避之之意也

星變

元豐三年彗出太微垣古者以為京城有兵京城之禍雖見于靖康而其兆已見于此日矣亦不待驗之天也吾觀安石之所教之小人日新月盛新變之法日增月益安得無中原之禍哉

兵將

熙寧七年九月團併諸路將兵上謂輔臣曰祖宗之兵率是二三年一出戍相屬于道故將不得專兵不為將用以葺藩鎮之弊承平既久不可戰至

是乃部分諸將摠隸禁旅使士知其將、練其士
謂之將兵河北府界京東京西凡三十七將陝西
五路四十二將元豐四年又詔團練東南路諸將
為十三將摠天下兵卒九十二將按兵志元豐之
籍禁軍六十萬有奇廂軍二十二萬有奇

司馬光曰州縣者百姓之根本自古以來置州
牧必嚴其武略長吏必盛其侍衛非以重其權
驕其人也乃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國家以來
置摠管都鈐轄都監為將師之官凡州縣有兵馬
者其長吏未嘗
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之將

知縣即一縣之將今建議別置將官使之專切
訓練州摠管以下皆不得関預夫設官分職上
下相維今為州縣之吏為摠管等官于所部士
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萬一有非常之變州
縣長吏何以號令其將哉此置將官之弊也

兵費

治平四年种諤復緩州司馬光上疏極諫取緩州
凡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始此

此安石未得政府之時猶未主開邊之議也史
臣曰祖宗務廣德而不務廣地初開并門匪疾

匪棘北棄幽都西捐朔方四夷咸賴熙寧始務
開拓未及改元种諤先取綏州韓絳繼取銀州
王韶取熙河章厚取懿洽謝景溫取微誠熊本
取南平郭遠取廣源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
等四寨雖以河東邊七百里之地乞遼人而安
石蓋曰將欲取之寧姑與之紹聖遂乘勢攻討
自三年秋迄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建州一
軍二關三城九寨二十八堡十崇寧始任童貫
王厚更取隍鄜廓三州二十餘壘陶即夫鍾傳
邢恕胡宗曾孝序之徒鑿空駕虛馳騫乎元符
封城之表迄于宣和立靖夏制戎制羌三城雖
西事粗定北事踵起最後建燕山雲中西路南
及五歲禍亂遽作中原板蕩故疆淪喪矣
財用

元豐元年置景福殿有恢復幽燕之志御自製詩
以揭之

元豐三年十一月置封庫財用舊三司自安石始
持家宰制國用之說遂三司分權凡稅賦征權常
貢之利歸三司而摘山煮海鹽場坑冶絕戶沒官
禁軍關額皆號朝廷封樁儲積羸羨是年于司農

寺南創元豐庫貯之以待非常之用

安石以常賦歸三司而厚儲蓄于司農安石何見哉我神祖亦有私藏之地也蓋自太祖積藏之金帛以為復幽薊之謀此其志至子孫不忘也上自初即位种諤取地而無功韓絳用兵而失利上亦憤西戎之桀傲而慮財用之不繼安石知其意故置條例司講求財利厚蓄邦計而為用兵之地所以新法之行人言不能入蓋安石有以入上心故曰安石之興利亦得以開邊用也

周濂溪之學

熙寧六年周惇頤卒初授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一詢立辨為南安司理程珣知其道二子顯頤往受學南安獄有囚不當死轉王達欲深治之惇頤往告身委之而出曰如此尚可任乎殺人以脅人吾不為也移柳及桂陽皆有治績知南昌縣人迎喜曰是前辨分寧縣獄者蓋不惟不以抵罪為憂寔以汙善政為耻有太極圖通書傳于世黃庭堅詩以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取其言

朱文公曰道之在天下未嘗忘惟其托于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于世者有悔有明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及也孟軻沒而此道之傳不續更奉及漢歷魏晉隋唐以至于我宗藝祖受命五星聚奎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清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于人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傅默契道体建畜屬書撮極領要常時見而知之者有程氏遂廣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明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嗚呼盛哉非天之所畀其孰能與

於此

邵康節之學

熙寧十年九月贈邵雍官雍衛州人刻勵為學有不枕席者數年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行陰陽之消長以達乎事物之變然後沛乎順浩乎其歸後徙于洛雍之學得于李挺之挺之得于穆伯長至于純一不雜汪洋高大乃其所自得程顥嘗曰顥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子厚堯夫君實也

濂溪之心學得于太極圖而通書所以發太極圖者也以易之數推古今之治亂存亡及人之

一 災祥休咎無毫釐差謬蓋其器識宏遠學問淵源曾襟洒落有得于中者甚大故思致如是之幽^遠真命世之人傑也此章子厚邢和叔之徒歆傳其學而卒不授之宜哉

張橫渠之學

熙寧十年十二月張載卒康定用兵時方年十八上書謁仲淹仲淹曰儒者自有名教因勸讀中庸載猶未足于是訪諸釋老之書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六經嘉祐初見二程子京師共語道學之要乃渙然自吾道自足何用旁求上嗣位之二

年召見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為對退居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有得則識之立言謂之正蒙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通嘗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曰仁者必自經界始

斯文未墜正統未傳實濂溪道其源橫渠浚其流先生之學以樂天知命為本以尊禮貴德為用以大易中庸為宗以孔孟淵源為法其宗且遠者既得其要明井田宅里之制陳學校之法與夫定婚祭之儀裁古今之禮其近且粗又極其脩体用該本末具呂大防謂其善發明聖人

之遺旨張順民謂其學際天人周不究通皆有見而云耳抵掌談兵初至寔銳一旦翻然為教之樂屏居講授敝衣素食脫履于利祿之場力行自信不負所學以誠砭新法之謬維持正道不溺他好以障隄神恠之妄秦漢而下其有能臻斯理者乎

司馬光資治通鑑

熙寧元年進讀資治通鑑先曰儀秦縱橫所謂利口覆邦家者元豐元年資治通鑑成御製通鑑序自昔師保之臣未嘗不陳前代之得失以為人

主鑑者故曰我不可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商下至漢唐進言者借秦為喻以隋為監自經筵之上讀史讀治而不讀亂故前車覆轍後來並轡而不悟國朝石介祖禹各有唐鑑不若通鑑集一千七百年之事為備也賜名曰資治通鑑以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資其益於治道通百代之龜鑑云耳故熙寧元年進讀因蘇秦而論利口之覆邦則事辨給以欺人主者得無愧乎熙寧二年進讀因曹參而論守法則以祖宗為不足法者得無愧乎熙寧三年因賈山而

論從諫則以人言不足畏者其無愧乎事之而親之物之而釋之公之有助于當世者亦可知矣然人者之所不喜小人之所不便也崇寧奸臣請毀唐鑑蘇黃文集又以毀及此書所幸有御製在也

富弼遺表

元豐六年閏六月富弼薨遺表言選輔弼議論之臣貪寵患失柔從順媚之徒豈可立而使之又言天下之大非智力可周惟誠意可通也若天要道則在陛下聖心之所存與所用君子小人之下耳

弼名聞夷狄遠使每出必問其出處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

觀富弼言天下之大非智力可周惟誠意可通此伊周輔相之要道而管商之所未聞也一言興邦是誠在此

安燾條諸司格式

元豐六年七月以安燾同知樞密院燾嘗條上諸司格式

上曰設于此而送彼之至曰格式于此而使彼之效曰式禁其未然謂之令治其已然謂之勅

修書者要當知此名其書全具政府摠之有司
守之斯無事矣

諸老君子致仕投閑

元豐六年十二月文彥博致仕時判河南府與富
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
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號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
及六十狄兼慕故事與焉

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告老矣升降消長
之會過此甚可畏也

蘇軾以詩為小人誣謗

元豐二年太皇太后曹氏崩

貶蘇軾坐軾詩出罰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二十二

人李定言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吳

充見上曰魏武猜忌而能容正平陛下法堯舜而

不能容蘇軾也何上曰朕無他意行且釋之

撫蘇軾之詩以為怨謗君父此小人攻君子之

常態至于復摘蔡確之請以為毀簾帷何耶此

縉紳所以受無已之禍也

禮樂

元豐五年十一月景靈殿初行酌獻禮

胡致堂以叔孫通請立原廟為謂啟人主致嚴于原廟而簡于太廟此言所當考也

元豐六年正月朔御大慶殿用劉凡新樂

國朝至是凡三議樂王朴定于乾德而聲太高李照胡瑗阮逸議于景祐而聲微下至是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乃以秘書院監致仕劉凡議樂而用李照樂加四清聲其後及復更革卒不能改王朴之旧善乎韓琦之言曰樂音之起生于人心不若窮作樂之原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

之樂也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十五

神宗皇帝

論安石才學

治平四年以王安石知江寧府曾公亮曰安石真
相才吳奎曰臣常與安石同領群牧備見迂闊用
之必亂紀綱以安石為翰林學士奎曰安石文行
誠善

上曰當事何如奎曰恐迂闊上不之信初公亮薦
安石唐介^言安石泥好古而議論迂闊如後使為政
必多變更以擾天下還諭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

因擾諸公自此當之耳安石叅知政事初上問孫
固曰安石可相否固曰侍從獻納其選也安石為
人少容恐不可相安石為執政士大夫以為太平
可立致中丞呂誨論之光曰命下之日泉喜得人
佞已觀其言則羨施于事則竦為從官猶可登政
府則天下必受弊疏奏罷中丞

司馬溫公曰常嘆先見不如呂獻可然獻可疏安
石于叅政之時不若吳奎唐介已見於熙寧初
召之日矣吳奎唐介見于熙寧又不若蘇老泉
見于嘉祐也然安石之心不惟諸公知之仁祖
知之矣蓋安石之法可以用之於一縣而不可
行之天下安石之才可以脩侍從獻納之選而
不可以為叅政宰相者也

論安石坐講之制

治平四年十月開經筵王安石侍講因論禮記之
非詔勿請故事講官得坐自孫奭以仁宗尚幼因
請立講明年公著安石請如舊制龔鼎言侍臣見
天子應對顧問不得安坐

坐講之禮安石建議之第一事也元祐復以程
頤之請而議者不以為是范祖禹進第學書亦

言安石坐講之議為是蓋世儒以尊君為說而不暇于自尊爾儒者固不當自尊而在朝廷則尊君在經筵則尊道亦各當其理耳蘓頌等議曰今侍講說舊儒章句之末耳非有為師之實呂誨之說曰執經在前非傳道也夫人主問經于儒臣非求其解章句而已設是官者固將待天下之有道者也雖一時儒生未有可師之人而是官固所以待天下有道者可師之位爾可以宰相非伊周而待之以常僚耶安得不為安石所咲而謂之流俗哉然而安石所以告于人主者則大異矣春秋萬世之大法而安石以為漢儒之書是以不講春秋矣禮記先儒之格言而安石以為破碎之書于是不講禮記矣當時經筵之上所聞一經之所說周官六典之所謂賦歛財賄者徃々飾其文以講于上前者是而曰傳通可乎故必若程頤范祖禹而後可以無愧于坐講之議矣

安石變法

熙寧元年四月王安石入對上曰才今治當何先安石曰以擇術為先上問唐太宗如何對曰當以

堯舜為法太宗所為不盡合先王堯舜所為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上曰卿可謂責難于君安石曰願以講學為事安石退而上疏曰伏惟太祖躬上智獨斷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折夷狄內平中國除苛賦止虛刑廢強狠之藩鎮誅貪賍之官吏此所以百年無事也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于自然忠恕誠懿始終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于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

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偏聽之說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州縣無敢暴虐擅發調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遠人得免于兵死而中興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于今日者此未嘗妄殺一人妄興一役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其自謹厚或甚于閭巷之人此刑公平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為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馭之而謀變者輒散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吏非有能吏以勾考譏其理財無人而竊盜

者輒發凶年飢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譏其恤民
無政而寇壤者輒斥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
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賄賂一有奸匿
隨轍上聞貪邪橫猾間或得用未嘗得久訊其未
能盡去小人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覲而不蔽
于偏聽之諛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諫
陞擢之上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
蔽塞而不見收者訊其未能盡用君子也此固因任
衆人耳目拔舉踈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
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忠恕

誠懿之效也此實雖褒仁宗而實貶之然仁宗之

大德安石亦莫掩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

而無親友群臣之議訊其不佐大臣人君朝夕與

處不過官官女子訊其講學具文出而親政不過

有司之細故訊其親細務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

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訊其不

復古制一切因仍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

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訊其循弊法君子非不

見貴而小人廁其間正論不見容而邪說亦有

時而用比流俗之所以發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

士而無學校養成之說更學校貢舉之法自此發
之以科名歷叙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用
人專取新進自此發之監司無考察之人守將非
揀選之吏分遣使置提舉官自此發之轉徙之亟
既难于考績欲定考課之法而游談之衆亦得以
亂其真故有國是之論徒養望者多得顯官而獨
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此慶
曆治平諸公所以逐也

農民擾於徭役而未嘗特

見優恤以免役法農田今之始又不為之置官以
脩水土之利故遣使修水利兵士雜于疲老而未

嘗申教訓練併管自此始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

疆場之權置將官自此始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

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治置保甲自此

始宗室則無教訓選學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

疎隆殺之宜宗室補外官自此始至於理財大抵

無法此一句安石變法之大意也然特見于其後

安石之深謀有在矣故上再三詰之而終不對也

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既非夷狄昌

盛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于百

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其後分更政事皆本于此

安石祖宗不足法之論始于此然安石謂嘗如
太祖剛健能斷大事不牽流俗衆議此所當法
也其後因論併營事安石曰五代兵驕太祖所
見與常人同則因循姑息終不成大業論劾官
吏事曰太祖敢于誅殺論人主作威福則曰太
祖盡誅川班所以消人臣悖慢之氣而長人主
威權則安石所謂祖宗不足法者大抵指仁宗
為言而猶欲法太祖之剛斷也然大祖變五代
之法特變其大意而事體頗異今安石但言太
祖之剛斷而不知太祖之大意但言削藩鎮馭

將帥之威權而不知結民心伸士氣通下情之
立國本使建隆之創造亦如熙寧之紛更則事
無可成者矣法太祖當法其大意安石則言其
雄斷而已論仁宗者當論其大德安石則言其
弊政而已夫祖宗之法既行久不能無弊學校
貢舉也科名資歷也監司郡縣也考績課試也
農之貧兵之冗財之匱官吏之貪者慶曆諸事
之所欲變而不遂也者至今以為恨况其後世
又數十年其弊當益甚議者以為當變安石之
變法不可謂非其時而論本朝之弊亦可謂當

其情也以其操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故其所變之法但纖悉于節目而尤注意于理財之一事此其所以禍天下也然安石布置施設亦有素定之規模隨用而隨思之此其所以能悟聖明而欺君子也

書生得君自安石始

熙寧元年四月上問其施設之方安石不對但曰講學既明則施設之方不言自諭矣安石與上論天下事曰陛下宜先講學使于臣所學本末不疑然後用之庶幾粗能有成上曰人皆以為卿知經

術不可以經世務對曰經術所以經世務也

三代以來書生得君自安石始其始見神宗也真以文帝太宗之不足法者為言復以諸葛亮魏證之不足為者自任此其智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所謂擇術講學之方雖孟子告君殆不過是人主安得不信其知道哉神宗詰其施設之方而再三不條對者蓋其所施設之方正於青苗助投之類而遽條陳之則人必不我信故粗言一二而不肯錄進欲使人主之深聽而後舉朝聽其所為也未幾讀吳

申謹奉成憲之疏於是謂成憲不足道沐浴不足聽勞民非所恤嚴刑非所緩人主當示人以好惡當人以不測且謂勞民重刑三代亦然而安石施設之蘊理財之法變法之心盡露矣役法行募役法皆惠卿所定見十六卷末治平四年議差役法光言其自罷里正置鄉戶衙門而民力愈困役法之議始于此

浚河

熙寧四年浚漳河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要豐財須省事如漳河累年不開何所妨河不在東邊即

在西邊安石曰若使水行地中則有利無害者或東或西利害一也則禹何須浚川初熙寧三年安石主塞河流之議乃詔劉彝與程昉相度以聞十一月遂詔調兵夫六萬浚之初三年韓琦乞減大河之役錢濬御河六月成功故程昉以功迂遂董漳河之役五年王珪曰漳河人戶數千萬人經待漏院謝九月昉等論功迂官安石欲除昉押班上不許七年始上言昉始言修漳河歲決修滹沱河又不成安石言昉開漳河有功無害十年河大決詔北京東西淮南等路出夫赴河役去河所七

百里外免納丁夫錢

本朝世受河決之患何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
由山間則不能為大患及出大徑走東北赴海
更平地二千餘里禹疏為九河之地禹跡既湮
河並為一而特以提防為之限秋霜霖潦常多
陝隘而河道多變移不一有司之所以脩河者
置隄以限之而已凡岸泊則易摧故聚芻藁薪
條支寔石而緹之合以為堤其費動用緡錢數
百萬累朝脩河之策不過如此循河勢之所趨
塞河決之所衝不敢儘人力以面之也至河中

以決河南議塞之以開橫隴回大河于故道歐
陽修以為故道已平而難塞安流已久而難回
至熙寧初河決冀遂分為東北流司馬光以為
何分則為患小而安石主塞北流之議北流既
塞其決如故然猶曰河決之不可救也程昉以
塞河已開矣漳河開未畢役而何復決衛州矣
水官俱得罪而程昉獨無罰反使董塞河之役
安石且為昉下而主之益力矣甚者造杷瓜以
濬川以為禹之設法而^置浚河司使行之浚河之
役方興而河又大決于澶州矣安石初不知河

事特信一程昉耳豈念河北之民哉安石以為
閔何勞民乃聖人毒天下而民逆之使一路之
民竭於一官官之手費蠹國用所不論也甚而
決汴河之水以淤於田而國家漕運之法廢矣
由是觀之塞而變之罪大變汴河之罪小而信
任官官之罪大異時童貫梁師成濁亂天下人
以為始于李憲之用事孰知起于安石之主程昉
乎然至於元祐君子亦主回河之議安石尚何
惟哉

遣使察水利

熙寧二年遣使察農田水利程顥等八人充使
范仲淹十事之中所謂厚農桑者亦以興水利
闢田疇為急其為安石之意豈有異哉雖當時
未遣使者如安石之紛、豈知小人奉行風旨
而至于穿鑿新意汴河乃京師之司命安石信
小人之狂言謂決水于田可以省漕食甚至河
北塘溲乃北邊設險而安石以塘溲為無益數
欲費之本朝恃河以捍虜特汴以通食恃塘溲
以安邊而安石乃于本根之地數出高竒之策
以動之此安石之罪大而遣使之擾特其細耳

開邊自此始

熙寧四年以王韶為秦鳳安撫義開熙河仁宗朝琦弼為相凡言開邊者不納王安石用韶上平戎策謂欲平西夏當復河湟五年以內侍李憲為河北邊安撫五月置通遠軍以古渭為通遠為開拓之漸閏七月命章惇察訪河北議梅開山蠻徃開通迎得其地八月王韶復武勝軍改為鎮洮軍十月置熙河路以王韶為經略安撫等使十一月開梅山置安化縣六年二月韶克河州九月王韶克洮岷等州上以熙河役兵死亡甚多願輔臣惻然

久之曰此何異以政殺人自開熙河歲費四百萬緡安石率百官賀上解帶賜安石

七年正月熊奔平廬夷得地二百四十里又秦州地五百里十二月以王韶為樞密副使其後安南之役韶爭之以為貪虛名而受寔禍臣本意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韶本作空開邊驟躋政地乃以動兵費財歸過于朝上田是不悅之自安石秉政首用王韶取熙河以斷西夏左臂又欲取靈武斷遼人右臂又用章惇以取湖北夔峽之蠻於是言省謂交趾可取九月十二月命李憲措

置秦鳳熙河邊事諸將並聽節制鄧潤甫有豈可
使國史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元豐四年六月
命內侍李憲經制熙河七月命李憲分道伐夏國
蔡確謂珪曰上久欲收弄夏患無汪貴者公能任
責則相位可保知院孫固曰伐國大事也而使官
者為之誰肯為用李憲蘭州建為帥府十一月詔
李憲班師涇原出兵塞者五萬七千有奇歸者不
三千人上諭孫固曰若用卿言必不至此又曰兵
民疲弊如此惟呂公著為朕言之元豐五年夏人
陷永樂城徐禧李舜舉李稷死之番漢官二百三

十人兵萬二千三百皆沒上覽痛哭嘆曰永樂之
舉無一人言不可者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高
言用兵不是好事耳安化蠻寇邊馬默上平蠻方
畧上曰向者郭逵安南與昨來西兵師夫死傷皆
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如入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
置數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熙寧八年
北虜遣使議地界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
是韶於分水嶺南畫界東西失地七百里

安石變法之中亦有三變焉其使欲立法度以
變風俗不敢言興利也青苗均輸之法詰之猶

不行而况市易免行之瑣屑乎此安石之初意也迨青苗既行始興利以理而前日汲汲于使更者反徐々而議矣然种諤緩州之議安石猶未之主也韓絳慶州之役安石猶以為未習邊事請勿預議也自翰院以來未嘗一日言及於用兵况主王韶之說而侵宥院之擁用章子厚沈起而為交趾南蠻役乎此乃安石初意之所不喜而中間之所未暇也故安石興利之罪大于變法開邊之罪大于興利變法者所以為興利之地而興利者又所以為用兵之地自李憲而後童貫之徒出矣自熙河用兵而後章綦得志皆滋事于鄆鄆之地矣西事粗定北事踵起宣和啟釁于燕雲自安石取予之說啟之此豈非遺禍于後日哉

理財之意始露

熙寧二年十一月郊治平間南郊費七百餘萬至是費九百餘萬曾公亮等辭郊費光等乞減半數月先為王珪安石進呈郊費劄子光曰國用不足郊省冗費且自進始聽之為便安石國家富有四大臣郊費所費幾何惜而不為未足富國恐傷

國體國用不足由不得善理財者耳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光曰此乃弘羊欺漢武之言天地所生財貨百物只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此言豈可據以為質

郊賚之辭不辭未係國家之大体而安石興利理財之意始露其端于造膝代言之中此條例司之所以置而青苗均輸免役市易之造端也安石始對論本朝之得失特致意于理財無法之一辭而意不言其法之事豈一言之後不復語及此哉蓋上之言安石恐為上下之所搖動

也至是而始昌之言夫以節用為傷國体然至于族債而取二分之息均輸而罷商賈之利市易賣生苗雜貨免行筭商戶籠利其傷國体不既多乎安石苟知國体則必不以朝廷之尊而求小人之利矣必不以大臣之重而奪小臣之卑職矣必不以廟堂論道之体而下行商賈之汗賦矣

鬻爵鬻牒

熙寧二年行入票補官法初鬻度牒安石理財之策略見一二矣然徒以啟冗官游

民之福也

壞風俗

熙寧二年王安石參知政事上問施設何先對曰
變風俗正法度最方今急務禮義廉耻之俗成而
中人以下變為君子者多矣禮義廉耻之俗壞而
中人以下變為小人者亦多矣

安石之言當矣然所謂變風俗者亦士大夫循
常襲故隨事是非此流俗之不美耳凡禮義廉
耻之僅存者皆新而壞之何以為變風俗之具
哉臺諫有言則與之敵是大臣無進退也臺諫

同已則誘以美官是小臣無節操也開庶官謁
見之門長新進奔競之路選人就任授以堂除
無出身入擢之館選調改官處之臺諫故當是
時得顯官者非言利以刻下則興獄以陷人也
非生事以擾民則開邊以希賞也仁宗以來四
五十年養成忠置之氣盡為新法所沮抑禮義
廉耻之俗皆為安石壞之而其言乃如是哉
三不足之說

熙寧五年九月曾公亮罷公亮陰助安石而外若
不與同者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已數毀之十

月陳東之罷十二月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司
馬罷出知永興軍初上諭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
否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為
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館職策問
指此三事是何理蓋策問光所為也光屢請外至
是乃有永興之命

安石三不足之說已露於讀吳申奏疏之時然
三者只有次第蓋其始也不決於前朝之政事
則以祖宗為不足法也其中也不快於賢人君
子之議論則以人言為不足恤其終變形於上

則又以天變為不足懼此言非獨一時禍萬世
亂也又至於暑雨怨咨之念出而民怨又不足
恤矣初行青苗坊市鄉村之愚民但以得錢為
喜歌笑醉飽未知鞭笞追擾之在後也故士大
夫之議論多而百姓之怨謗獨少及修漳河之
役畿縣之民未訢其害而有司抑遏助役之行
畿民突遮宰相自言而猶且蒙蔽當是時朝廷
士大夫之議論惟知青苗之絲而民怨助役
之保甲甚於青苗安石無以為辭於是謂民怨
亦不足恤矣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十六

神宗皇帝

王安石逐諫臣

熙寧元年知諫察吳申奏祖宗法不可變安石詆
之罷諫職

安石入朝之初即勸人主逐諫臣其本意如此
罷諫院

熙寧二年錢公輔營救滕甫遂罷諫院公輔乃安
石所薦也上問罷之如何安石曰吳申亦直罷
古諫臺未有直罷者自安石始上罷吳申復以

吳申例罷公輔自是人不能附已者始擠之矣

排中丞

熙寧二年孫覺既降官言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又移牒閣門稱論邵元滕輔奸邪安石惡輔為人竟排之時安石為執政也

安石初入翰苑即遂諫官入中書即遂中丞不待行新法之後也

罷中丞

貶御史

熙寧二年呂誨數安石十罪罷中丞安石之行新法始急劉述請由誨曰陛下踐祚方三年已罷中丞不報詔

御史有關委中丞奏舉不拘官職高下令兼權有始

擢用新進法於是呂公著為中丞依詔薦張戩王子韶

程顥皆京官也八月御史劉琦錢觀言均輸法奏

劾安石坐貶臺官劉述亦論安石出知江州諫官

范純仁遂極論安石之罪始以興利抵之矣又言琦等一

言柄臣遂落職當時若許君父之過則將以何法

待之純仁求罷司馬因對言臺諫言執政者皆逐

之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有所蔽也三年御

史程顥諫官孫覺與李常又言王廣廉唱青苗取

二分之息安石怒

時朝議未有力詆其法者自韓琦條上青苗之書上始疑之而言者始力矣

罷舊相

用新進

熙寧二年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弼聞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数非人事所致嘆曰人君所謂性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又言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小人喜動作生事今所進用多刻薄小人害事壞風俗為甚上問此事弼曰陛下且二十年未可言用兵十月富弼罷

安石之變法始於韓琦之法成於富弼之罷神宗始初謙恭敬畏元老大臣之威權大重雖司馬光亦謂主威不立相權稍專琦罷而安石至矣然猶以弼為相者蓋由國家之事必謀元老而安石雖賢然終亦新進也弼既求去而聖意始不知所倚矣累朝家法用有才者必以重德參之太宗真^宗用寇準必藉呂端之重望畢士安之清德以鎮之使當時若琦若弼尚在安石雖有更張之失國家大體屹然太山矣

獲奸黨

熙寧二年知諫院孫覺論邵元不才因言陳升之

宜為樞密詔不當引大臣命降官王安石以覺為無罪

當時王安石未變法之時猶有正論也然覺嘗言積弊不可不革安石意助之故力為覺下

引用奸人

熙寧三年十月以陳升之同平章事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惠卿奸乃非佳士上曰應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訓者無才何以動人主

昔邵康節聞杜鵑聲於天津橋上曰朝廷將用

南人為相天下自此多事矣夫欽若當國亦南人也豈猶安石始也蓋天禧天聖之時南方之氣未盛所用者欽若一人而已自安石為相所引者皆惠卿之險巧升之之輕易宰相叅政皆用南人此固溫公之所慮而康節之所先知也

創制三司條例 置舉常平司

熙寧三年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初安石言當脩泉府之法以收利權以呂惠卿蘓轍為條例司檢詳文字轍論青苗曰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十一月置提

舉常平司

國初有三司幹利權之法而無大臣摠財利之意安石制置三司條例雖有大臣摠財計之法而奪有司之利權則非矣夫使條例三司摠其網於大臣而責成於效有司選三司副判官選諸路發運轉使副均節有司之用度量邦計財之出入則何害乎制置條例哉而安石乃奪三司之例權以歸司農則一司之權分而為二奪轉運之利權以歸常平使者則一道之權分而為二天下之財三司主經費而司農專於聚歛

一道之權轉運主上供而常使者專於措堯三司轉運常有不足之憂而司農提舉司獨善有餘之利安石蓋以天下之事惟出於我者為是而天下之財惟出於新法者為己之私有朝廷既得此財又不寬以邦國之經費反謀藏之以為剩餘之物而為異日開邊之用耳當時諸公所以辨之者不過執政不當治財大臣不當稱司三司使副之治財今經百年未嘗闕事夫冢宰治國用則何害於治財名曰制置何害於稱司以為三司未嘗闕事則慶曆以來用度不足

矣久豈足以塞安石之辨哉

置檢正五房并習學

熙寧三年九月置中書檢正五方公事以鄧綰為之鄉人皆咲罵綰曰咲罵從咲罵好官須我為之先是安石言中書乃政事之源欲治法度必先中書急先擇人念編修條例於是令惠卿與李常看詳中書編修條例自此始上批中書所書條例問已於冊過事如何省閱以中書條例曾布為檢正布每事自安石即行之或謂布曰當叅政布曰丞相已議定何用彼為俟勅出令押字耳

六年中書五房始置習學

時議者皆言三司條例司不當置而中書條例一司罕有論其非者惟司馬光與惠卿辨於經筵因言中書當以道佐人主為用區區之條例

更委官看詳苟事：檢例則胥吏可為宰相矣司馬光所言特以動安石耳不知安石之意正欲盡破舊例以立法也然三司條例司興財利者也中書條例司立法度者也凡青苗免役保甲方田免行市易農田水利始則屬於三司條例司後則屬於司農寺凡考課銓選學校貢舉

蔭補磨勘試刑法省州縣編類始則屬於中書
條例所後則屬於檢正五房當時諸正方與爭
論財利故三司條例一司論者紛然不一而中
書條例司乃法度之所自出議者不知言其非
也始制編修中書條例而宰相具位後置檢正
五房而執政其位後又置檢正習學而小益分
大臣權矣此蘓公進策謂有司失職猶其小者
而其大臣中書失其政也

增京觀官

熙寧四年增京觀官詔每限員

此安石欲以處異議者

行保馬戶馬法

熙寧二年河南北分置監牧使諸監牧田寬行為
人所買占議者請收其餘以資增廣賦入自是請
以牧田賦民者紛然而請監尋廢
此安石所以行保甲戶馬之法也

熙寧五年行保甲法八年行戶馬法

養馬於民在成周未嘗不行在祖宗未嘗不用
然成周四甸之地而出馬四疋得無擾乎聽民
蓄牧市以本直祥符制也詔能蓄馬與免一丁

嘉祐令也如是民何憚而不牧之夫何熙寧大
目急於興利一槩取民始不堪矣迨至於民病
已極國用復闕於是求之戎狄而設茶馬之職
馬市焉於戎雖不及牧之於官不猶愈牧之於
民乎

行均輸法

熙寧二年七月行均輸法命發運使薛向領之內
庫錢五百萬緡米三百萬石

均輸者即桑洪羊法也所謂輸於官者有令輸
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吏於他處賣之
輸者而官有利故謂之均輸桑洪羊之法與平
準並行安石均輸之法與市易並行以發運為
通貨之商賈均輸以通之市易以鬻之此新法
之最先行者而論之者舍少青苗而議均輸舍
均輸而議青苗夫孰知發運司括東南之利為
天下根本之憂哉

行青苗法

熙寧二年九月行青苗法初安石出青苗法以輒
言不便而置已而王廣廉乞度僧牒數千為本錢
與安石意合

三年正月行青苗錢禁抑配又委提刑按察司敢
阻遏當議者亦如之時韓琦上疏上袖琦疏以示
執政曰不意害民如此且坊巷安得青苗而使
強與之安配誠有之但絀責一二人則此弊自絕
上曰須要盡人言安石還稱病求分司
知山陰縣陳舜俞自劾不散青苗

熙寧四年司馬光奏災傷地分所欠青苗錢許重
疊倚閣知言不用乞判西臺留臺不報上章言臣
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頤敢言不
如蘓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又歐陽脩徙知蔡

州脩言云云見後

均輸以奪商賈之利猶可言也青苗則困天下
之農矣此當時所以言均輸者少爭青苗者多
矣彼徒見夫陝西行之僅足軍儲而行鄜縣又
嘗有郊不知一州一縣之於天下遠近廣狹耳
目所及固已大異安石可暫行之縣々可暫行
之陝西一路而遂以可行之天下况民之所急
者穀也貸民以錢固民所易費之物於農民下
戶又有害今貸之以其所易費而督之以其所
罕得雖官不抑配吏不取吃其傷農已多矣官

之貨之既易常平見存之米民之納之又鬻其
田家所歛之票貨納以錢最青苗之大弊也善
乎朱文公曰其及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
也以縣而不以鄉其主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
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歛亟疾之意而不以惻
隱忠厚之心真知青苗弊根之所在也

行交子法 三行三罷

熙寧三年河東行交子法以搬運鉄錢勞費也明
年漕司言益礮不售害入中糧草之訐詔罷之四
年復行於陝西罷市鈔或言不便罷之

條例司所建之法終不肯改惟交子之法三行
而三罷其始也行之河東乃閱月而罷其後復
以鈔法有害邊糴而復行之二歲以無寔錢為
本復罷之夫熙寧行交子之時猶必以錢為本
然後行非但挾空券以為弊而偽拆閱之患在
當時猶未聞也中興以來錢弊亦少交子遂不
可一日廢徒挾空券初無見錢遂為大害然則
熙寧之屢廢而不可行者在今日不可廢之
法也

行保甲上番法

熙寧四年十二月立保甲法上問安石以省用安石對以減法惟鼓河北陝西三路百姓習兵可省趙子幾逢安石意請舉先保甲法於畿縣五年七月更定保上番法六年曾布修成義勇保甲及養兵修三卷詔頒之

安石欲省養兵之費自熙寧二年併營減額斷在必行士卒無敢諱者然安石欲議徒冗兵於淮南卒以衆洶而止於是行保甲之法而陰以正兵是也然安石始知兵之不勝養不悟藉兵之不必多知民兵之當教不悟五日一教之

擾古者八百家財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二丁取一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是農民半為兵也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今特置使者以閱之每一丁閱一丁供送雖曰五日一教然保正日聚教塲得賂則縱之否則留之是稼穡已盡廢也然保甲固一時之擾使行之得其得則亦可

壞常平法

鬻廣惠倉

熙寧四年鬻廣惠倉田

為常平本故也常平所積盡散而為青苗不惟

常平之法壞而廣惠倉賑濟之意亦壞矣

更科舉法新經字說

熙寧四年二月議更舉科法罷詩賦明經諸科經義論策試進士韓惟請議大義十道以文解釋不必全記注疏此新經字說所以立也蘇軾欲先士行而後文藝去封弥謄錄之法

蘇軾曰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寔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况貢舉學校乎雖因今之政而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寔之意則公卿侍從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

之法而不足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論策賦均為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以為設科取士不過如此也

行李定三舍法

熙寧四年建大學立三舍初鄧綰言治平百餘年未嘗建大學只假錫慶院數十間設改錫慶院為大學時養士未有論選升降之法至是中書亦言初入大學為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以李定常

秩同判監選用學官陸佃黎宗孟葉濤曾肇沈季良安石妹壻濤其姪壻佃門人肇布弟也佃守夜在安石齋授口議旦至學講之

安石上書於嘉祐之末謂今教士非其道矣然安石所教者新經字說果合無道乎謂今之取士非其道矣然安石之所取士不過文章利祿果合於道乎仲淹更學校之法則取湖學之法行之安石更學校之法則李定三舍之法行之學所以明人倫也定不服毋喪得罪於明教猶可以立學校法乎

行市易法

熙寧五年三月行市易從草澤魏繼宗之請也凡貨之滯不售者平其價市之欲市於官則度其抵而貨之行抵當牧息之法以呂嘉問提舉尋以權貨務為市易各嘉問奏言衆行願出錢乞均為利祿

年鎮定州民有所賣屋木以納免行錢者上因役錢市易免行錢之擾安石難之市易均輸之法相表裏也安石興利之法其罪亦有輕重青苗均輸助役世以是為安石之大

罪猶可恕也何者安石之始學在此而始謀出此也市易免行征利及於瑣屑此皆人小之利於安石者而安石亦以為王政將孰欺乎

立宗室應舉法

立宗室補外官法

熙寧七年立宗室應舉法又立宗室補外官法

熙寧變法雖宗室一事合於人心上問安石曰

宗室事何以不紛

此聖明竊見也而安石巧

詞以對曰此大臣同議而陛下不疑耳以宗室

之事以觀之則可知言者非流俗也安石所見

竊此一事為當其次則併營之事亦軍法之所

當革者但為之不漸耳又其次學校貢舉法亦

當更改但不合作為新經字說以驅天下同已

耳然此三事議論者少人情不甚相遠也

設法之行皆惠卿為安石所定

熙寧四年十月行募役法令人出免役錢官戶女戶單丁未成丁而免役亦出助錢役皆惠卿所定也

有田則有產有身則有役此君使民、事君之義也然差役之法第為九第而四戶者免而募四戶戶法雖女戶單丁亦使之出錢此所以病

民也。而况於庸錢不除，差役如故者乎？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之十六

